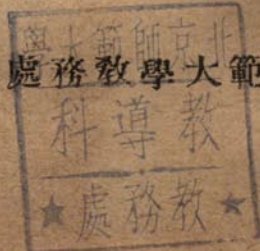


社會發展史參考資料之一

目 錄

組織起來·····	1
農村調查序言(二)·····	8
人的階級性·····	11
論人民民主專政·····	15
論國家·····	27
關於時局的聲明·····	44
反對自由主義·····	48
改造我們的學習·····	51



歷史唯物論與社會發展史教學綱目

(一) 從猿到人——勞動創造人、勞動創造世界。

(1) 動物的勞動與人類的分別。

(2) 勞動怎樣產生了人與勞動怎樣改變了世界。

(3) 爲什麼社會發展史首先是勞動者、生產者的歷史。

(4)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對立性與統一性。

參考書：恩格斯：從猿到人

普列哈諾夫：論人物在歷史中的作用

毛澤東：組織起來，農村調查序言

(二) 五種生產方式——階級鬥爭。

(1) 每種生產方式（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特徵。

(2) 怎樣從一種生產方式發展到另一種生產方式。

(3) 在階級社會裏，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

(4) 社會發展規律的一般性與特殊性（對社會的各階級與社會發展的各種條件，必須作具體的分析）。

參考書：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劉少奇：人的階級性

(三) 國家與政治。

- (1) 國家政權的階級性（國家的發生發展與衰亡）。
- (2) 國家政權的機構（各種政權制度政權形式）。
- (3) 民主與專政（資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
- (4) 新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參考書：列 寧：論國家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關於國家問題）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關於政治方面）

毛澤東：關於和談的聲明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劉少奇：論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四) 社會的思想意識。

(1) 意識反映存在（意識與存在的對立與統一）。

(2) 理論指導行動（理論為革命的鬥爭工具）。

(3) 思想改造問題（思想意識的階級性）。

參考書：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

劉少奇：人的階級性

基本參考書：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艾思奇：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授提綱（修正本）

組織起來

毛澤東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會上的講話——

今天共產黨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從農民羣衆中、工廠中、部隊中、機關學校中選舉出來的男女勞動英雄，以及在生產中的模範工作者。我代表中央來講幾句話。我想講的意思，拿幾個字來概括，就是『組織起來』。邊區的農民羣衆和部隊、機關、學校、工廠中的羣衆，根據去年冬天西北局所召集的高幹會的決議，今年進行了一年的生產運動，這一年的生產，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績，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爲之一新。已經完全證明：高幹會的方針是正確的。高幹會方針的主要點，就是把羣衆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的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爲一支勞動大軍。我們有打仗的軍隊，又有勞動的軍隊。打仗的軍隊，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這支軍隊也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有了這兩支軍隊。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作羣衆工作一項本領，那末，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人打垮。如果邊區去年以前的成績還不够大，還不够顯著，還不足以完全證明這一點，那末今年的成績，就完全證明了這一點，這是大家親眼看見了的。

邊區的軍隊，今年凡有地的，每個戰士做到平均種地十八畝，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窖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每個戰士，一年中只須花三個月工夫從事生產，其餘九個月時間均可從事訓練及作戰。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政府發餉，也不要邊區

政府發餉，也不要老百姓發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這一個創造，對於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該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呵！抗戰六年半中，敵人在各抗日根據地上實行燒殺搶的三光政策，陝甘寧邊區則遭受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財政上經濟上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我們的軍隊如果只會打仗，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現在我們邊區的軍隊已經學會了生產，前方的軍隊，一部分也學會了，其他正在開始學習，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做羣衆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我們的機關學校，今年也大進了一步，向政府領款只佔經費的一小部份，由自己生產解決的佔了絕大部份；去年還只自給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給了百分之百；喂豬養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開設了許多作坊解決日用品。部隊機關學校既然自己解決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質問題，用稅收方法從老百姓手中取給的部份就減少了。老百姓生產結果，歸自己享受的部份就增多了，軍民兩方大家都發展生產，大家都做到豐衣足食，大家都歡喜。還有我們的工廠，發展了生產，清查了特務，生產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個邊區，產生了吳滿有一型的農業勞動英雄，趙占魁一型的工業勞動英雄，黃立德一型的機關學校勞動英雄，還有軍隊中出了許多勞動英雄，邊區的生產，可以說是走上了軌道。凡此都是實行把羣衆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

把羣衆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還有什麼與此相反的方針沒有呢？有的，那就是沒有羣衆觀點，缺乏羣衆觀點，不依靠羣衆，不組織羣衆，不注意把農村、部隊、機關、學校、工廠的廣大羣衆組織起來，而只注意組織財政機關、供給機關、貿易機關的一小部份人。不把經濟工作看作是一個廣大的運動，一個廣大的戰線，而只看作是一個用以補救財政不足的臨時手段。這就是另外一種方針，這就是錯誤的方針。陝甘寧邊區過去是存在過這種方針的，經過歷年的指正，特別是經過去年的高幹會和今年的羣衆運動

，大概現在還作這樣錯誤想法的人是少了。華北華中各個根據地，因為戰爭緊張，也因為領導機關注意不夠。對於羣衆的生產運動還沒有廣大的開展。但是在中央今年十月一號的指示以後，各個地方都在準備發動明年的生產運動了。前方的條件，比陝甘寧邊區更困難，不但有嚴重的戰爭，有些地方還有嚴重的災荒，但是爲了支持戰爭，爲了對付敵人的三光政策，爲了救濟災荒，就不能不動員全體黨政軍民，一面打擊敵人，一面實行生產。前方的生產，過去幾年已經有了一些經驗，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物質準備，明年可能造成廣大的運動，並且必須造成廣大的運動。前方處於戰爭環境，還不能說到『豐衣足食』，但是『自己動手，克服困難』則是完全可以做到，並且必須做到的。

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羣衆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們部隊機關學校的羣衆生產，雖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羣衆的這種在集中領導下用互相幫助共同勞動的方法來解決各部門各單位各個人物質需要的生產活動，是帶有合作社性質的。這是一種合作社。

在農民羣衆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的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不過還不是蘇聯式的被稱爲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這又有幾種樣式。一種是『變工隊』、『札工隊』、『唐將班子』這一類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從前江西蘇區叫做勞動互助社，又叫耕田隊，現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無論叫什麼名稱，無論每一單位的人數是幾個人的，幾十個人的，幾百個人的，又無論單是由全勞動力組成的，或有半勞動力參加的，又無論實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農忙時竟

至集體吃飯住宿，也無論是臨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總之，只要是羣衆自願參加（決不能強迫）的集體互助組織，就是好的。這種集體互助的辦法是羣衆自己發明出來的，從前我們在江西綜合了羣衆的經驗，這次我們在陝北又綜合了這樣的經驗，經過去年高幹會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實行，就大爲條理化和普遍化。今年邊區有許多變工隊，實行集體的耕種、鋤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簡直是百分之二百，羣衆看見了這樣大的實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實行這個辦法。我們現在不希望在今年一年就把全邊區的幾十萬個全勞動力與半勞動力都組織到合作社裏去，但是在幾年之內是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婦女羣衆也要全部動員參加一定分量的生產。所有二流子都要得到改造，參加生產，變成好人。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上，都應該廣泛組織這種集體互助的生產合作社。

除了這種集體互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外，還有三種形式的合作社，這就是延安南區合作社式的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運鹽）、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運輸合作（運鹽隊）以及手工業合作社。

我們有了人民羣衆的這四種合作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全部羣衆的力量組織成爲一支勞動大軍，這是人民羣衆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羣衆的勞動，知識份子出身的黨員，也必須學會，只要有決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學好的，他們可以幫助羣衆組織生產，幫助羣衆總結經驗。以前，我們的許多同志也有孔夫子的缺點，孔夫子的學生問到如何種莊稼如何種蔬菜的事情時，孔夫子就答不上來，我們的同志也答不上來。但是我們的同志現在是學會了，他們答得上來了，他們就比孔夫子高明了。我們的同志學會了組織羣衆的勞動，學會了幫助農民做安家生產計劃，組織變工隊，組織運鹽隊，組織綜合性合作社，

組織軍隊的生產，組織機關學校的生產，組織工廠的生產，組織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組織生產展覽會，發動羣衆的創造力與積極性，加上旁的各項本領，我們就一定可以把日本人打出去，一定可以協同全國人民，把一個新國家建立起來。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羣衆相結合。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裏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於中國人民究竟有什麼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羣衆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羣衆鬥爭的大世面。「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羣衆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裏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羣衆中間去，向羣衆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爲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與辦法，然後再告訴羣衆（宣傳），並號召羣衆實行起來，解決羣衆的問題，使羣衆得到解放與幸福，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羣衆，不了解羣衆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羣衆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羣衆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後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末，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國民黨就是只向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什麼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末，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乾淨。我覺得，在無論那一個抗日根據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都有一部分缺乏羣衆觀點因而脫離羣衆的工作同志，因此必須堅決的克服這種作風，才能和羣衆親密的結合起來。此外，在我們的軍隊工作中，則存在有一種軍閥主義作風，這也是一種國民黨作風，因爲國民黨軍隊是脫離羣衆的。我們的軍隊必須在軍民關係上、軍政關係上、軍黨關係上、官兵關係上，軍事工作

與政治工作關係上，幹部相互關係上，實行正確的原則，決不可犯軍閥主義的毛病。官長必須愛護士兵，不能漠不關心，不能採取肉刑。軍隊必須愛護人民，不能損害人民利益。軍隊必須尊重政府，尊重黨，不能鬧獨立性，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是人民的軍隊，原來是好的，現在也是好的，是全國軍隊中一支最好的軍隊。但是近年確實生長了一種軍閥主義的毛病，一部份軍隊工作的同志養成了一種驕氣，對士兵，對人民，對政府，對黨，橫蠻不講理，只責備地方，不責備自己，只看見成績，不看見缺點，只要聽恭維話，不愛聽批評話。例如陝甘寧邊區，就是這種現象。經過去年的高幹會與軍政幹部會，又經過今年正月的擁政愛民運動與擁軍運動，這種傾向是克服下去了，還有一些殘餘，也可以繼續去克服，華北華中各根據地上，這種毛病都是有的，那裏的黨與軍隊必須注意克服這種毛病。無論在地方工作中，在軍隊工作中，無論是官僚主義傾向與軍隊主義傾向，其毛病的性質都是一樣，就是脫離羣衆。我們的同志，絕對大多數都是好同志。對於犯了毛病的人，一經展開批評，揭發錯誤，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須開展自我批評，正視錯誤傾向，認真實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評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不批評軍閥主義傾向，那就是願意保存國民黨作風，願意保存官僚主義灰塵與軍閥主義灰塵在自己純潔的臉上，那就不是一個好黨員。如果我們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中去掉軍閥主義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會順利地開展，對於發展生產運動也是這樣。

我們邊區的生產，無論在農民羣衆方面，機關學校方面，軍隊方面，工廠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績，在軍民關係上也有了很大進步，邊區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同志對於羣衆觀點已經加深，對於結合羣衆大進一步的表現。但是我們不應該自滿，我們還要繼續作自我批評，還要繼續求進步。我們的生產也要繼續求進步。我們臉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掃地。儘

管我們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傾向，已經根本上克服了，但是這些惡劣傾向又可以生長起來的。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反動勢力的層層包圍之中，我們是處在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之中，極端惡濁的官僚主義灰塵與軍閥主義灰塵天天都向我們的臉上大批地撲來。因此，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應該抑制自滿，時時批判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爲了清潔，爲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各位勞動英雄和模範生產工作者，你們是人民的領袖，你們是很有成績的，我希望你們也不要自滿，我希望你們回到關中去，回到隴東去，回到三邊去，回到綏德去，回到延屬各縣去，回到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去，領導人民，領導羣衆，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把羣衆都組織到合作社裏來，組織得更多，更好。列寧說，我們無產階級沒有旁的力量，唯一的力量就是組織。從前有個歌詞，說是：『狠，狠，狠，狠，團體結得緊』，完全正確，只要我們善於組織，只要我們的團體結得緊，我們是什麼都不怕的，什麼人也不能奈何我們，也不敢欺負我們的，希望你們回去實行這一條，宣傳這一條，明年再開勞動英雄大會的時候，我們能夠得到更大的成績。

「農村調查」序言二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八

毛澤東

這個材料延至今年才付印，但尋覓調查又遺失了。

現在黨的政策，不是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全黨應該執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應該執行即將到來的七次大會的指示。所以印這個材料，一爲保存歷史陳跡，一爲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的同志，很多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裏担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層的生動情況。普遍調查是不可能也不需要，有意識有計劃的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方法，只有這樣，才使我們具有對中國問題的最基礎知識。

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塗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一個、井岡山一個、早失掉了。尋覓調查帶到延安，又不見了。這裏印的，主要是一個興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與一個才溪鄉調查，閱者單看這三個，就可知道如何找到材料的方法。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

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下級幹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及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覓調查找的是一部份中級幹部，一部份下級幹部，一個窮了的老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長，一個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一個該縣的小獄吏。興國調查與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與普通農民。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與錢糧師爺，就是我的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與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够，必須給與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與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羣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這個黨內參考材料之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的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完全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工作不可。特殊的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曾經被人譏爲「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却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的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摘，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的。因爲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

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乃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依然是斯大林的話說得對：『不與實際相聯系的理論只是空洞的理論』。當然是他的話對：『不與理論相聯系的實際也只是盲目的實際』。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的必要，是與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並非說我是什麼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們共同一起向羣衆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人的階級性

劉少奇

在階級社會中，人的階級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質。

在階級社會中，一切的人們是作爲階級的人而存在的。如是，人的社會本質，就由人的階級地位來決定。由於人們的階級地位各有不同，人們的社會本質也各有不同。過去孟子、告子、荀子等，爲了「人性善或人性惡」的問題，爭論個不清楚，就是因爲他們不懂得或者故意要掩藏人們這種社會本質（本性）的階級差異。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的善惡觀念就各有不同：剝削者認爲善的，被剝削者認爲惡，被剝削者認爲惡的，剝削者認爲善，離開階級關係而來討論人們的性善或性惡，自然鬧不清楚。猶如我們如果不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就不能判斷某人某人的好壞如何，更不能判斷某人某人的黨性如何。

人的階級性，是由人的階級地位決定的。這就是說，一定集團的人們，長期站在一定的階級地位，即站在一定的社會生產地位，以一定的方式，長期的生產着，生活着與鬥爭着，即產生他們的特殊生活樣式、特殊的利益、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心理、思想、習慣、觀點和氣派，及其對其他集團人們與各種事務的特殊關係等等，而與其他集團的人們不同，或者相反。這就形成了人們特殊的性格、特殊的階級性。

由於社會各階級的人們有不同的利益、要求、思想和習慣，如是，各階級的人們對於社會歷史上的一切事物——如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就有各種不同的觀察方法與處理方針。統治的階級根據他們的利益要求和觀點來製訂各種法律與制度，如是，社會上的一切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都成爲統治階級的東西，都充滿着階級性。

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的一切思想、言論、行動、一切社會制度，一切學說，都貫串着階級性。貫串着

各種不同階級的特殊利益與要求。我們從人們各種不同的要求，學說及思想、言論、行動中，即可看出他們不同的階級性。

比如說吧，農業的自然經濟及手工業生產方法，是封建社會的基礎。封建主義在這種生產中是站在剝削農民剩餘勞動的地位，自己不勞動，倚靠地租及徭役而生活。如是，他們就要求割據更多的地盤，要求土地永遠屬於他們所有，要求農民貢獻他們以更多的地租和無代價的勞動，並且承認他們站在農民頭上剝削農民的合理性。如是，就養成他們的封建割據性、互相兼併性、以及奢情性、殘暴性、社會制度上的等級性等等。這些就是封建階級的特性。

近代產業的機器生產方法，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資產階級在這種生產中是站在佔有生產手段及全部生產品以剝削無產階級剩餘勞動的地位，倚靠工人們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而生活。如是，他們就要求商品與勞動的自由賣買，自由競爭，用經濟手段以摧毀其競爭者，造成自己在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的壟斷地位，要求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要求工人們貢獻他們以數量更多（更長的工作時間與更快的工作速度），質量更好（更好的熟練的技術）的剩餘勞動，更少地付給工人的工資，並且承認他們發財、壟斷社會財富的合理性。如是，就養成他們的競爭性、壟斷性奢侈性、組織上的集中性、機械性等等。這就是資產階級的特性。

又比如說農民吧。由於農民長期附着在土地上進行散漫的、獨立的、簡單的、自給的、彼此不大互相協作的生產，和他們簡單的獨立生活樣式，以及他們對於地租勞役的負擔等，就養成農民的散漫性、保守性、狹隘性、落後性、對於財產的私有觀念，對於封建主義的反抗性及政治上的平等要求等等。這就是農民階級的特性。

由於無產階級是集中在大產業中生產，分工很細，一切動作都受機器的限制與彼此約制，他們是沒有生產手段的出賣勞力的工錢勞動者，依靠工資過活，他們與一切勞動者沒有基本的利害衝突，因此，就養成他們偉大的團結性、互助性、組織性、紀律性、進步性、對於財產的公有要求，及對於一切剝削者的反抗性、戰鬥性、堅韌性等等。這就是無產階級的特性。

一切剝削階級，都要欺騙與壓迫被剝削者，都要互相爭奪被剝削者的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價值；因此，就造成一切剝削者的欺騙性、對於人的壓迫性及互相爭奪性。歷史上有許多戰爭，是由於剝削階級互相爭奪與分割被剝削者的剩餘生產物與剩餘價值而發生的。

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受痛苦」的基礎上，是一切剝削者的共同特點。犧牲全人類或大多數人的幸福，把全人類或大多數人民弄到飢寒交迫與被侮辱的地位，來造成個人或少數人們特殊的權利與特殊的享受，這就是一切剝削者的「高貴」、「偉大」與「被人尊敬」的基礎，一切剝削者的道德的基礎。

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員就與此相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同享幸福」的基礎上。是在努力於最大多數勞動人民與全人類的解放鬥爭中來解放自己，來消滅少數人的特殊權利，這就是共產黨員的高貴、偉大與被人尊敬的基礎，共產主義的道德的基礎。

這就是階級社會中人們各種不同的階級特性。這種階級特性是由人們長期在生產中的特殊地位及特殊生產關係、生活方式而慢慢養成起來，成爲人們的一種天性，這種天性，是社會的。

黨性，就是人們這種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所以人們也有各種不同的黨性：有封建階級的黨性，資產階級的黨性，無產階級的黨性等。

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是無產者本質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

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共產黨員的黨性鍛鍊和修養，是黨員本質的改造。

共產黨要把無產階級各種偉大的進步的特性發展到最高度。每個黨員要照着這一切特性來改造自己，要使自己具備這一切優良的特性。這就是本質的改造。一切非大產業工人中出身的黨員，他們也具有非無產階級的天性，他們的改造工作是需要得更多的。

無產階級的特性，也並不是不變的。在無產階級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同時也形成和發展它的特性，以至發展成爲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的改造時期，由社會主義進入共產主義的時期，無產階級不斷改造社會，不斷改造人類的本質，同時也不斷改造自己的本質，改造自己的特性。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中，人們的階級區別消滅了，人們的階級特性也要消滅。如是，人類的共同本性，共同的人性，就能形成。這就是人類本質改造的全部過程。

但是世界歷史上只有共產黨員及馬克思主義者，才承認自己與一切人們及歷史社會事物的黨性與階級性。這也是由於無產階級的特殊階級地位，使得共產黨員能够公開認識並宣佈這個真理。這個真理的公佈，對於無產階級並沒有害處，而對於剝削階級則是很嚴重的打擊，因爲這樣就揭破了他們的黑幕，使他們更難於擁護他們少數人的利益。其他一切黨派與階級，都不承認他們自己的黨性與階級性，都要把自己描寫成爲似乎是「超黨派」、「超階級」的樣子。其實在這種「超黨派」、「超階級」的胡說後面，就隱藏着剝削階級同樣多的實際利益。他們在被剝削者面前，不敢承認自己的黨派性與階級性。而小資產階級承認這種「超黨派」、「超階級」的胡說，則是由於他們的幻想與無知。長於幻想，畏懼嚴重的實踐與鬥爭，則是表示小資產階級的本性。

論人民民主專政

——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週年——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這一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二十八年了。像一個人一樣，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青小夥子，而是一個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階級消滅了，作爲階級鬥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喪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我們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反。他們怕說階級的消滅，國家權力的消滅和黨的消滅。我們則公開聲明，恰是爲着促使這些東西的消滅而創設條件，而努力奮鬥。共產黨和人民專政的國家權力，就是這樣的條件。不承認這一條真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沒有讀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剛才進黨的青年同志們，也許還不懂得這一條真理。他們必須懂得這一條真理，才有正確的宇宙觀。他們必須懂得，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他們懂得辯證法，他們看得遠些。資產階級所以不歡迎這一條真理，是因爲他們不願意被人們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國民黨反動派被我們所推翻，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被我們及各國人民所推翻，對於被推翻者來說，這是痛苦的，不堪設想的。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人，則不是什麼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工作，創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於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爲着說清我們在下面所要說的問題，在這裏順便提一下這個人類進步的遠景的問題。

我們黨走過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過的，而是在困難的環境中走過的，我們要和國內外

黨內外的敵人作戰。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這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在「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描寫過俄國人尋找革命理論的經過。俄國人曾經在幾十年頭內，經歷艱難困苦，方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有許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義的壓迫，這是相同的。經濟和文化落後，這是近似的，兩個國家都落後，中國則更落後。先進的人們，爲了使國家復興，不惜艱苦奮鬥，尋找革命真理，這是相同的。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爲，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後春筍，努力學習西方。我自己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爲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他們成功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俄國是落後的，很少人想學俄國。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爲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多，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

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爲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及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爲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孫中山在絕望裏，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和他合作。孫中山死了，蔣介石起來。在二十二年的長時間中，蔣介石把中國拖到了絕境。在這個時期中，以蘇聯爲主力軍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了三個帝國主義大國，削弱了兩個帝國主義大國，世界上只剩下了一個帝國主義大國即美國沒有損失。而美國的國內危機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幫助蔣介石殺戮了幾百萬中國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之後，進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

康有爲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爲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倒下去了，有些覺悟過來了，有些正在換腦筋。事變是發展得這樣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學習。人們的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歡迎這種善良的要求重新學習的態度。

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十月革命以後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接着就進入政治鬥爭，經過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勝利。積二十八年的經驗，如同孫中山在其臨終遺囑裏所說「積四十年之經驗」一樣，得到了一個相同的結論，即是：「深知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孫中山和我們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觀，從不同的階級立場出發去觀察和處理問題，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怎樣和帝國主義作鬥爭的問題上，却和我們達到了這樣一個基本上一致的結論。

孫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都大大地向前發展了，根本上變換了中國的面目。到現在爲止，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這兩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衆。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並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二）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新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

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不但中國，全世界也一樣，不是倒向帝國主義，就是倒向社會主義，絕無例外。中立是偽裝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你們太刺激了」。我們講的是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不是講對付任何別的人。對於這些人，並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剷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長自己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牠也是那樣，不刺激牠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們要做生意」。完全正確，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並不反對任何人。大家須知，妨礙我們和外國做生意以至妨礙我們和外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不是別人，正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團結國內國際的一切力量擊破內外反動派，我們就有生意可做了，我們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了。

「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這是錯誤的想法。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鞏固，就是這樣的，斯大林早已告訴我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三個帝國主義國家並建立各新民主國家，也是這樣。人民中國的現在和將來，也是這樣。請大家想一想，假如沒

有蘇聯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假如沒有各新民主國家的出現，假如沒有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正在起來鬥爭，假如沒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人民大眾和統治他們的反動派之間的鬥爭，假如沒有這一切的綜合，那麼，堆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够勝利麼？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這件事，中國人民的經驗是太多了。孫中山臨終時講的那句必須聯合國際革命力量的話，早已反映了這一種經驗。

「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現時，這也是幼稚的想法。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我們同這些國家做生意以及假設這些國家在將來願意在互利的條件之下借錢給我們，這是因爲什麼呢？這是因爲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要賺利息，藉以解救他們自己的危機，並不是什麼對中國人民援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進步黨派，正在促成和我們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關係。這是善意的，這就是援助，這和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行爲，不能相提並論。孫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籲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在孫中山的一生中，會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籲過援助。請讀者們看一看孫先生的遺囑罷，他在那裏諄諄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着期待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孫先生有了經驗了，他吃過虧，上過當。我們要記得他的話，不要再上當。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

言權。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給予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爲什麼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爲什麼？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藉以保護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爲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於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並不是什麼『仁慈』的東西。『你們不仁』。正是這樣。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爲，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於人民內部，而不施於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爲。

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內存在

着，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並繼續前進，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發展。

我們在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

對於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後，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爲新人。他們如果不願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並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對俘虜軍官們已經做過的那樣。這也可以說是「施仁政」罷，但這是我們對於原來是敵對階級的人們所強迫施行的，和我們對於革命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並論。

這種對於反動階級的改造工作，只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才能做到。這件工作做好了，中國的主要的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即壟斷資產階級，就最後地消滅了。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人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而欲農業社會化，必須發展以國有企業爲主體的強大的工業。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這個國家工業化的問題。本文不打算多談經濟問題，這裏不來詳說。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親自領導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著名的宣言

。這個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誰領導誰這一個問題以外，當作一般的政治綱領來說，這裏所說的民權主義，是和我们所說的人民民主主義或新民主主義，相符合的。只許爲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許爲資產階級所私有的國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了。

蔣介石背叛孫中山，拿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專政作爲壓迫中國平民的工具。這個反革命專政，實行了二十二年，到現在才爲我們領導的中國平民所推翻。

罵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他們實行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及其他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制度，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孫中山所說壓迫平民的近世各國的資產階級，正是指的這些人。蔣介石的反革命獨裁，就是從這些反動傢伙學來的。

宋朝的哲學家朱熹，寫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還沒有忘記：「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卽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道，還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身。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後者學來的。這個學習很重要緊。革命的人民如果不要學這一項對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復辟，革命的人民就會遭殃。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爲這兩個階級佔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

。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

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澈底性。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多次領導過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證。

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們還有帝國主義站在旁邊，這個敵人是很兇惡的。中國要實現經濟上的真正的獨立，還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只有中國的工業發展了，中國在經濟上不倚賴外國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獨立。中國的現代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上的比重是很小的。現在還沒有可靠的數字，根據某些材料來估計，現代工業不過只佔全國國民經濟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爲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爲了使落後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所以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佔主要地位，是因爲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並且有不少人害怕民眾。

孫中山主張『喚起民眾』，或『扶助農工』。誰去『喚起』和『扶助』呢？孫中山的意思是說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這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在帝國主義時代，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勝利。原因就在此。

我們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們有許多寶貴的經驗。一個有紀律的有馬、恩、列、斯的理論武裝的

採用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羣衆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層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主要的經驗。這些都是我們區別於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我們走過了曲折的道路。我們會和黨內的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右的和左的。凡在這三件事上犯了嚴重錯誤的時候，革命就受挫折。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

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這是值得慶祝的，因爲這是人民的勝利，因爲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譬如走路，過去的工作只不過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餘的敵人尙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

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实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蘇聯共產黨人開頭也有一些人不會辦經濟，帝國主義者也會等待過他們的失敗。但是聯共是勝利了，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

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聯共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聯共學習國。際和國內的形勢都對我們有利，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

論國家

列寧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一日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

同志們！依照貴校所定而通知給我的那個計劃，今天我們談話底題目是國家問題。我不知道你們對於這個問題已有何種程度的認識。據我所知，彷彿你們的講習班剛才開課，所以你們是初次來有系統地研究這個問題。既然如此，那麼我在談論這個困難問題的第一次講演中，也許會不能講得充分明瞭，不能講得足使許多聽講者完全瞭解。若果如此，那我就請你們不要因此懊喪，因為國家問題是一個最複雜最困難的問題，並且可以說是被資產階級的學者、著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不過的問題。所以絕對不要期望在一次簡短談話中便可把這個問題完全弄清楚。你們聽了關於本問題的第一次講演後，應該把自己所不瞭解或不明白的地方記下來，再三再四反覆加以研究，往後從看書以及聽講和談話中間繼續闡明這些尚未瞭解的地方。我希望我們還能再作一次會談，那時我們就能對一切補充提出的問題交換意見，並檢查一下，究竟還有那些最不明白的地方。同時，我還希望你們花費些時間，至少要把馬恩的主要著作閱讀幾本，以補充我們的談話和講演。我想，你們在圖書目錄以及貴校圖書館裏所有供蘇維埃和黨校學生參考的教材中，一定能找到這些主要著作，不過也許有人起初又會因為遇到敘述上的困難而感覺害怕，所以我又要預告你們不要因此懊喪，初次閱讀時不甚明瞭的地方，下次再讀的時候，或是後來稍微從別一方面來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可明白的，因為——我再重說一遍——這是個極其複雜而為資產階級的學者和著作家弄得混亂不堪的問題，所以每個想切實思考和獨立領會這個問題的人，都必須再三加以研究，反覆加以探討，從各方面加以思考，以求獲得一個明白透徹的瞭解。你們反覆探討這個問題的機會很多，因為這是關係全部政

治的主要和本問題，所以不惟在我們現今所處的這樣一個洶湧的革命時期，就是在最平靜的時期，也能在任何一份報紙涉及任何一個經濟或政治問題的材料中間碰到國家究竟是什麼，國家底實質怎樣，國家的意義怎樣，我們這個爲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的黨，即共產黨，對於國家的態度怎樣等等的問題，——你們每天都會因爲某種緣由而反覆遇到這個問題。而最主要的，就是你們要從閱讀書報以及聽關於國家問題的談話和講演中學會獨立觀察這個問題，因爲你們在各種各樣的場合，在每個很小的問題上，在非常出乎意料的情況中，在與人談話以及同敵人爭論的時候，都會時常遇到這個問題的，你們只有學會了獨立判斷這個問題的時候，才可以認爲自己的信念已經充分堅定，並且無論在什麼人面前，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能充分順利地堅持這種信念。

作了這幾點小小的說明之後，我就要講到本題，即講到什麼是國家，國家究竟是怎樣產生出來，以及爲完全推翻資本主義而奮鬥的工人階級政黨，即共產黨對於國家的態度基本上應當是怎樣的問題。

我已經說過，未必還可以找到第二個問題有如國家問題被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哲學家，法律學家，政治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家有意無意地混亂得這樣糊塗不堪。直到現在，往往還有人把這個問題同宗教問題混在一起，不僅宗教學說底代表人物（他們如此作法，是理所當然的），而且那些自認爲不受宗教迷信所拘束的人，也往往把關於國家的專門問題同宗教問題混爲一談，並企圖樹立一種學說，——且往往是異常複雜，加上一套哲學思想理由和論據的學說，——說國家是一種天意的東西，是一種超乎自然的東西，說它是人類向來賴以生存的一種力量，是將某種並非出於人類本身，而是來自外界的東西賦予人們或可能賦予人們的一種力量，說它是上天降賜的力量。必須指出，這個學說同剝削階級即地主資本家底利益有極其密切的聯系，無微不至地效勞於他們的利益，深深浸透了資產階級代表先生們所有一切習慣，一切觀點和全

部科學，所以你們隨時隨地都可遇見這一學說底殘餘，就連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些帶着憤慨神情否認他們受宗教迷信束縛，並且深信自己能用清醒頭腦看待國家的人所持的觀點也不是例外。這個問題之所以被人弄到如此混亂複雜的地步，是因為它比其他一切問題更加牽連到統治階級底利益（在這一點上，它僅次於經濟學中的基本問題）。人們把關於國家的學說用來辯護社會上的特權。辯護現存的剝削制度，辯護現存的資本主義——正因為如此，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期待人們表示無偏頗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希望那些以具有科學精神自詡的人給你們拿出純粹科學的見解，那就大錯特錯了。當你們已經充分認識，充分領會國家問題的時候，你們在關於國家的問題上，在關於國家的學說上，在關於國家的理論上，就始終都能看見各個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始終都能看見在各種國家觀點底相互鬥爭中，在對於國家作用和意義的估計上反映出來或有其表現的這個鬥爭。

爲要用最合科學的態度來觀察這個問題，至少也必須把國家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和怎樣發展的經過情形，作一概括的考察。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最可靠的方法，爲真正獲得正確看待這個問題的技能而不致迷失於許許多多細枝末節或各種各色爭執意見中所必需的方法，爲用科學眼光看待這個問題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上的聯繫，而要對於每一問題都根據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出來，以及它在發展中經過了怎樣一些主要階段的情形去觀察，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情形去觀察究竟這個現象現在成了什麼。

我希望你們在研究國家問題的時候看看思格斯所著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一書。這是現代社會主義底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話都是可以信任的，其中每一句話都不是憑空說出，而是根據浩繁的歷史和政治材料寫成的。當然，這部著作不是所有各部分都敘述得一樣淺近易懂：其中有幾部分，是預計到讀者已具有於當歷史和經濟知識的。可是我又要說：如果你們讀這部著作時不能立刻全部瞭解，那也不必

懊喪。這種情形幾乎是每個人都不免要遇到的。可是，當你們以後一旦發生興趣而再來加以研究時，就一定會達到即令不是全部通曉明瞭，也能明瞭其中絕大部分的。我所以提及這部著作，是因為它在這方面提供了正確觀察問題的方法，這部著作是從說明國家怎樣產生出來的歷史概論開始講起的。

爲要正確觀察這個問題，也像觀察任何一個問題，例如資本主義以及人與人間的剝削關係怎樣產生的問題，社會主義問題，社會主義怎樣出現以及它是從怎樣一些條件中產生出來等問題一樣，——爲要能切實地，確信的觀察每一個這樣的問題，都要從歷史上把它的全部發展過程考察一下。談到本問題的時候，首先就要要知道，國家不是從來就存在的。曾經有過一個時代並沒存在過什麼國家。國家是在社會分成階級的時候和地方，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出現的時候出現的。

在人對人剝削底最初形態，階級劃分——奴隸主和奴隸——底最初形態尚未出現以前，還存在有氏族制或稱呼爲克蘭制的（克蘭就是氏族，當時人們是集族而居的）家庭，這種原始時代底遺跡在很多原始部族底風俗中還表現得十分明顯，不管你拿那一部論述原始文化的著作來看，都可以碰見比較確定的描寫，記載和回憶，說會有過一個多少與原始共產主義相似的時代，當時社會還沒有劃分爲奴隸主和奴隸。當時還沒有什麼國家，還沒有什麼一貫運用暴力和強迫人民服從暴力的特殊機關。這樣的機關就叫做國家。

在人們還是集成一些不大的氏族居住，處於最低級的發展階段，處於近乎野蠻的狀態的那個原始社會中，在與現代文明人類相距幾千年的那個時代，還沒有過什麼國家存在底徵象。當時有風俗底統治，有族長所享受的威信，尊敬和權力；且並有時這種權力是歸女子執掌的，——當時女子還不是處於她們現在所處的這種無權的被壓迫的地位，——可是當時絕對沒有什麼特別分化出來管理他人，並爲這種管理底利益

和目的而經常一貫把持着一種強制機關，即暴力機關的特殊集團，而大家知道，在現今時代，這樣的暴力機關就是武裝部隊，監獄及其他種種強迫他人服從暴力的工具，即構成國家實質的東西。

如果把資產階級學者製造出來的所謂宗教學說，詭譎把戲，哲學體系以及各種各樣的意見拋開，而去探求問題底根本實質，那我們就會看見，國家歸根到底就是從人類社會中分化出來的這種管理機關，當有專門從事管理，並為實行管理而需要一個迫使他人服從暴力的特殊強制機關，即需要監獄，特殊隊伍及軍隊等等的特殊集團出現時，也就有國家出現了。

但是從前有個時候還未曾有什麼國家存在，當時公共的聯繫，社會本身，紀律以及勞動規則所賴以維持的習慣和傳統力量，以及族長或女子所享有的威信或尊敬（當時女子往往不僅與男子處於平等地位，而且往往佔有更高的地位），所以當時也就沒有什麼特殊的人，即專門從事管理的人存在。歷史告訴我們，國家這種強制他人的特殊機關，只有在社會已經劃分為階級，亦即劃分為某一集團能够經常攫取另一集團底勞動果實的時候和地方，在有某一個人剝削着另一個人的地方，才能產生出來的。

我們始終都要記着社會在歷史上劃分為階級這一事實，因為這是基本的事實。所有一切國家中所有一切人類社會數千年來發展的經過，都向我們表明出這種發展底一般規律，法則和次序：起初是無產階級的社會，即始初的宗法的社會，原始的，沒有什麼貴族存在的社會；然後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社會，即奴隸主的社會。全部現代文明的歐洲都經歷過這樣的行程，——奴隸制度在兩千年前佔有完全統制的地位。世界上其餘各洲絕大多數民族，也經歷過這樣的行程，在發展程度最低的民族中，現在也還保存有奴隸制度遺跡，例如在非洲現時還可找到奴隸制度的機構，奴隸主和奴隸的劃分，是最初一次大規模的階級劃分。前一集團不僅佔有一切生產資料，即土地以及雖然當時還很原始的工具等等，並且還佔有人民。這個集

團就叫做奴隸主，而從事勞動並把勞動果實交歸他人的那些人則叫做奴隸。

在歷史上繼這個社會形態而起的是另一個形態，即農奴制度。在絕大多數國家裏，奴隸制度發展成了農奴制度。此時社會基本上劃分為農奴制的地主和農奴制的農民，人與人的關係底形式是改變了，奴隸主把奴隸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看待，法律把這種觀點明文規定起來，把奴隸視為完全受奴隸主佔有的一種物品。農奴仍然處於遭受階級壓迫和依賴地位，但農奴主已經不能把農民看作自己私有的物品，而只能享有農民底勞動並強迫他擔任某種勞役了。其實，大家知道，農奴制度，特別是在它支持得最久，表現得最橫蠻的俄國。是與奴隸制度沒有什麼區別的。

後來，在農奴隸的社會內，隨着商業的發展和世界市場底出現，隨着貨幣流通的發展，也就產生了新的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從商品中間，從商品交換中間，因貨幣權利出現而出現了資本權力，在十八世紀時，更正確些說，從十八世紀末葉起，以及在十九世紀時，全世界上都發生了革命。奴隸制度在西歐所有一切國家都被排除了。這點在俄國發生得最晚。俄國在一八六一年也發生了變革，結果社會形態變換了，即農奴制度已由資本主義更代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階級劃分仍然存在，農奴制度底各種遺跡和殘餘仍然存在，但是階級劃分在基本上却具有了另一種形式。

資本佔有者，土地佔有者，工廠佔有者在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人口中，始終只佔極小的少數，但他們將全部國民勞動通統把持在手，因而就使全體勞動者都受其支配，壓迫和剝削；這些勞動者大多數都是無產者，傭傭工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全靠出賣自己一雙人手，即全靠出賣勞動力來獲得生活資料。農民在農奴時代還是彼此分散而備受壓迫的，從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起就有一部分人（大多數）變成無產者，一部分人（少數）變成富裕農民，這些富裕農民自己又專靠僱用工人而變成爲農村資產階級。

這件基本事實，即社會從原始形態的奴隸制度過渡到農奴制度，然後又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的事實，你們始終都應該注意到，因為只有回想起這件基本事實，只有把一切政治學說都放在這個基本範圍內，才能正確估計這些學說，並認清這些學說的實質，因為人類史上這些悠久時代中的每一時代——奴隸制時代，農奴制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都包括有幾千或幾百年的時間，並且包含有許許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種各樣的政治學說，意見和革命，所以爲要認清這一切異常紛繁複雜的情形。特別是與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政治家底政治，哲學以及其他種種學說相聯的情形，就必須穩穩把握住這個社會階級劃分的事實，把握住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作爲基本領導的線索，並從這個觀點上去剖明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

你們根據這種基本劃分來觀察國家，就會看出，在社會尚未劃分爲階級以前，正如我在上面所說過的那樣，國家也是沒有存在過的。但是由於社會階級劃分現象的發生和鞏固，由於階級社會的產生，於是國家也隨着產生和鞏固起來了。人類歷史上有幾十幾百個國度，都經歷了或經歷着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每一個國度內，雖然發生過極大的歷史變更，雖然發生過許多與這一人類發展過程相聯結，與人類從奴隸制度經過農奴制度而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然後又過渡到現今全世界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事實相聯結的政治變遷和革命，但你們總可看見國家出現的事實。國家始終是從社會中間分化出來的一種機關，始終是由一羣專門或幾乎專門從事管理，或主要是從事管理的人組成的。人們劃分爲被管理者和管理專家，後者臨駕於社會以上，稱呼爲統制者，稱呼爲國家代表人物。這個機關，這一羣管理別人的人，總是把持着相當的強迫機關，實力強制機關，不管這種對人施行的暴力是表現於原始的棍棒，還是表現於奴隸時代所用的更完善形式的武器，還是表現於中世紀時代出現的火器，還是表現於現今二十世紀的神奇技

術和完全根據現代最新技術所造成的武器，構直都是一樣。使用暴力底手段是新陳代謝了，但是自從國家出現時起，每個社會中間總有一羣人在那裏進行管理，發號施令，實行統治，並且爲了維持政權而將實力強制機關，暴力機關以及與每個時代技術程度相當的武器把持在手。所以，我們只有觀察到這種共同現象，而問爲什麼在沒有階級的時候，在沒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時候就沒有國家存在，以及爲什麼從階級出現起就出現了國家，——只有這樣，才可找到一個對於國家實質及其意義問題的確切回答。

國家是維護一個階級對於另一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當社會上還沒有階級存在的時候，當人們還在奴隸時代以前，在頗爲平等的原始條件下，在勞動生產率還很低微的條件下從事勞動的時候，當原始人類很難獲得必需生活資料來維持最簡陋原始生活的時候，是未曾有，而且也不能有專門分化出來實行管理並統治社會上其餘一切人的一種特殊集團出現的。只有當最初一種社會階級劃分形式已經出現時，當奴隸制度已經出現時，當某一階級的人已有可能專門從事最簡陋農業勞動而生產出一些剩餘生活資料的時候，當這種剩餘生活資料不是爲維持最貧苦的奴隸生活所絕對必需而由奴隸主攫爲已有的時候，於是在奴隸主這個階級底地位已經因此鞏固起來的時候並且爲了使它這種地位鞏固起來，就需要有國家出現。

而它果然出現了，這就是奴隸主的國家，即賦與了奴隸主一種權力，賦予了他們管理一切奴隸的可能性的機關。當時的社會和國家要比現代的微小得多，其所擁有的交通機關也薄弱得多——當時還沒有現代的交通工具。當時山嶽，江河和海洋所造成的障礙要比現在大得多，所以當時國家是在狹小得多的地理範圍內形成起來的。技術薄弱的國家機關只能供一個版圖較狹，活動範圍較小的國家之用。然而，當時總有一種把奴隸控制於奴隸地位，把社會上一部分人拮制於受另一部分人強制壓迫地位的機關。要強迫社會上佔絕大多數的一部分人經常替另一部分人勞作，就非有一種經常的強制機關不行。當階級還沒有存在時

也並沒有這種機關存在。當階級已經出現時，於是在這種階級劃分加強和鞏固的時候和地方就有一種特殊的機關即國家產生出來。國家底形式是極不相同的。在奴隸制度時代，在按當時水準算是最先進，最文明和最開化的國家內，例如在完全建立於奴隸制上的古代希臘和羅馬內，已經有過各種不同的國家形式。當時已經有過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的差別。君主政體是一人獨裁的政權，共和政體是一切政權機關都要經過選舉的；貴族政體是很少一部分人底政權，民主政體是民衆底政權（民主一語是從希臘文「德謨克拉西」一語譯出，意即民衆政權）。這些差異都是在奴隸制度時代產生的。雖然有這些差異。但奴隸制度時代的國家，不論是君主政體或共和政體，貴族共和國或民主共和國。總是奴隸主的國家。

你們在任何古代歷史課程中聽關於這門功課的講演時，都可聽到當時君主國家和共和國互相鬥爭的事實，但當時基本的事實却是不把奴隸當人看待；不惟不把他們當作公民看待，並且不把他們當人看待。羅馬法典把奴隸看成一種物品。關於殺人罪的法律是把奴隸除外，更不用說保護個人安全的其他法律了。法律只保護唯一被認為全權公民的奴隸主，不論當時所建立的是君主政體或是共和政體，總不外乎是奴隸主底君主政體或奴隸主底共和政體。在這些國家中，奴隸主享有一切權利，而奴隸按法律規定却是一種物品，不僅可以對他隨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殺死，也不算是犯罪的事情，奴隸主的共和政體按其內部結構來說，可以分爲兩種；貴族共和政體和民主共和政體。在貴族共和政體下參加選舉的是少數享有特權的人，在民主共和政體下參加選舉的是全體，但仍然是奴隸主的全體。是奴隸除外的全體。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基本情況，因爲它最能闡明國家問題，並且很明顯地表示出國家底實質。

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使一切被支配階級受一個階級控制的機器。這個機器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在奴隸制度的國家內有君主政體，貴族共和政體，甚至有民主共和政體。其實，雖然管理

形式極不相同，但本質總是一樣：奴隸沒有任何權利，始終都是個被壓迫階級，根本就不承認他們是人。農奴制度國家內的情形也是如此。

由於剝削形式的變更，奴隸制度的國家變成了農奴制度的國家。這是有莫大意義的一件事實。在奴隸制度社會內，奴隸完全沒有權利，根本不承認奴隸是人；在農奴制度的社會內，農民是被束縛在土地上。農奴制度底基本特徵，就是農民（當時農民佔大多數，城市人口增長得極弱）被束縛在土地上，由此就有農奴制度這一名稱。農民可以在地主給他的一塊土地上替自己工作一部分時日，而用另一部分時日去替地主工作。階級社會底實質仍然保存著：社會仍然是靠階級剝削來支持的。只有地主是擁有全部權利的人，而農民則被認為是沒有權利的人。其實，農民所該的地位與奴隸制度國家內奴隸所處的地位很少區別。但是此時他們這些農民畢竟有了較多的達到解放的機會，因為農奴已不認為是地主底直接私有物了。農奴可以用一部分時間在自己的一塊土地上工作，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歸自己支配，並且農奴制度因商品交換即商業關係有更廣大發展的可能而愈益解體，因此農奴求得解放的範圍也愈益擴大。農奴制的社會始終是比奴隸制的社會複雜些。在農奴制的社會裏有很大的工商業發展成份，而這點還在當時就產生出資本主義的關係。在中世紀時代是以農奴制佔主要地位。當時的國家形式也是不一致的，也有過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雖然後者表現得較為薄弱），但始終只有農奴制的地主才算是統制者。農奴制的農民始終是絕對不能享有政治權利的。

無論在農奴制度或農奴制度下，極少數人爲了維持他們對於絕大多數人的統治，都是不免要採取強制手段的。全部歷史都充滿了被壓迫階級經常企圖推翻壓迫的事實。在奴隸制度歷史上，有過延長至幾十年之久的奴隸解放戰爭。順便說說，現在德國共產黨人，即德國唯一真正進行鬥爭反對資本主義桎梏的政黨，

就是取名爲『斯巴達克團』，因爲斯巴達克是約兩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隸起義中一位最卓絕的英雄。在許多年間，完全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彷彿萬能的羅馬帝國，經常受到在斯巴達克領導下武裝和集合起來並組織有一支強大軍隊的奴隸大規模起義底震撼和打擊。歸根到底，這些奴隸有的慘遭屠殺，有的被擒獲，受到奴隸主方面的酷刑拷打。這種國內戰爭，是自有階級社會以來全部歷史中數見不鮮的，我剛才舉出的例子就是奴隸制時代所發生的這樣一次最大的國內戰爭。在整個農奴制時代，也經常發生過農民起義。例如德國在中世紀時代，兩個階級，即地主與農奴間的鬥爭，擴展到廣大的範圍，而變成爲農民反對地主的國內戰爭。大家知道，在俄國歷史上，也屢次發生過農奴反對農奴主的這種起義。

地主爲了維持自己的統治，爲了保持自己的政權，需要有一種機關來使絕大多數人民一律受其支配，迫使他們服從相當的法規，而這種法規基本上都是爲了一個目的，即維持地主統治農奴的權力。這就是農奴制度的國家，其形式——例如在俄國以及亞洲至今還是農奴制度佔統治的那些十分落後的國度內——頗不一致，有的是共和政體，有的是君主政體，當國家是君主制的國家時，政權是歸一人掌握；當國家是共和制的國家時，從地主當中選出來的人可以多少參加政權，——農奴制社會裏的情形就是如此，農奴制社會中的階級劃分，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奴完全依賴於人口極少的封建地主。

由於貿易底發展，由於商品交換的發展，結果就分出了一個新的階級，即資本家階級，資本產生於中世紀末葉，當時世界貿易因發現美洲而有極大規模的發展，貴重金屬數量激增，金銀成了交換工具，貨幣週轉造成了巨量財富集中於一人掌握的可能。金子銀子在全世界上都被承認爲財富了。地主階級底經濟力量衰落下去，新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底力量發展起來。結果是社會改造成這樣：全體公民好像是一律平等；先前那種奴隸主和奴隸的劃分現象已經消滅；所有的人，不管誰擁有多少資本或是按私有權佔有土地也

好，亦無論是只擁有一隻人手的窮光蛋也好，都是法律上一律平等，法律對大家都同樣保護，對各人的財產都加以保護，免受只擁有一隻手，漸漸貧窮破產以至變成無產者的大眾侵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情形就是如此。

我不能詳細分析這個社會。你們將來進行黨綱問題談話時，又會講到這個問題，那時你們會聽到關於資本主義社會情形的說明。這個社會拿起自由口號反對過農奴制度，反對過舊時農奴法制。但這種自由只是供私有主享受的自由。所以當農奴法制被廢除時，——這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期發生的事，這在俄國比其他各國發生得較晚，即在一八六一年才發生，——於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便代替了農奴制度的國家，把全體人民自由宣佈爲自己的口號，說它代表着全民意志，而否認它是個階級性的國家，從此就開展了爲全體人民自由奮鬥的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現在這個鬥爭已造成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並且普及於全世界了。

爲要明瞭已經開始了的反對全世界資本的鬥爭，爲要明瞭資本主義國家的實質，就必須記着，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反對農奴制的國家時，是拿着自由口號前去作戰的。廢除農奴制度，就是表明資本主義國家底代表人物獲得了自由，並且給了他們一種利益，因爲農奴制已受到破壞，農民已可能佔有土地了。至於農民究竟完全佔有他們用贖買方法購得的土地，還是局部佔有他們按代役租制度取得的土地，那國家對此是不加注意的；國家保護着一切私有財產，不問其來歷怎樣，因爲國家總是以私有財產爲基礎的。農民在所有一切現代文明國家內，都變成私有者了。國家在那些地主給予了農民一部分土地的地方，也保護着私有財產，它在這裏叫農民用贖買辦法，即用金錢購買辦法給予了地主一種報酬。國家好像宣稱說它一定會保護全部私有權，於是就對私有權實行各種各樣的幫助和袒護。國家承認每個商人，工業家和工廠主都有這種

私有權。而這個以私有權爲基礎的社會，以資本權力爲基礎的社會，以完全控制一切無產工人和勞動農民羣衆爲基礎的社會，却宣佈自己是根據自由實行統治的。它反對農奴法制時，宣佈私有財產自由，且特別以國家僥乎已經不是階級性的國家這點自豪哩。

其實，國家仍然是幫助資本家控制貧苦農民和工人階級的一副機器，但它在外表上是自由的。它宣佈普選權，並且經過自己的擁護者和鼓吹家；學者和哲學家們聲明，說它並不是階級性的國家。甚至當現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反對它的鬥爭已經開始的時候，這班人還責備我們是破壞自由的人，觀我們的國家是建立存一部分人強制壓迫另一部分人的基礎上的國家，而他們的國家却是全民的，民主的國家。所以，在現今這個時候，在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已經開始的時候，並且恰值革命在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反對全世界資本的鬥爭特別尖銳化了的時候，這個問題，即國家問題，已具有了最重大的意義，並且可以說已經成了最迫切的問題，成了現今一切政治問題和一切政治爭論底焦點。

無論我們拿俄國或任何一個較爲文明的國家內任何一個政黨來看，都可以看見，差不多現今所有各種政治爭論，分歧和意見，都是在國家這一概念周圍旋轉的。在資本主義國度裏，在民主共和國，特別是如像瑞士或美國那樣一些最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內，國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現，全民處決底總匯，民族意志底表現等等呢，還是供那裏的資本家維持其對工農的統治權力的一副機器呢？這就是現今世界各國政治爭論在其周圍旋轉基本問題。人們怎樣議論布爾什維主義呢？資產階級的刊物謾罵布爾什維克。沒有一種報紙不重複着指布爾什維克爲破壞民權者的那種流行的責難。如果我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由於心境純樸（也許不是由於心境純樸，或者這種純樸是如俗語中所說的比撞翻遺壞的純樸吧），竟認爲罵布爾什維克破壞自由民權的這種責難是由他們發明和首創出來的，那他們就未免錯得可笑至極了。現在，沒有那

一個最富的國家內用數千百萬金錢來推銷，印出數千萬份來散佈資產階級謠言和帝國主義政策的最富的報紙，是不重複着這種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基本理由和責難的：說什麼美國，英國和瑞士都是基於民權的先進國家，而布爾什維克的共和國却是強盜底國家，說在這個國家裏根本就沒有什麼自由，說布爾什維克破壞民權思想，以至於驅散了立憲會議等等，對布爾什維克提出的這種駭人的責難，在全世界上都有人重複着。而這種責難也就使我們完全碰到了國家究竟是什麼的問題。爲要瞭解這種責難，爲要理解這種責難並完全自覺地來看待這種責難，不要只是人云亦云，而是要持有堅決意見去理解這種責難，那就必須明白認識什麼是國家。這裏我們就看見有各種各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在戰前所造成的一切替它們作辯護的學說。爲要正確處置問題，就必須用批評態度去對待這一切學說和觀點。

我已經給你們指出了能够幫助你們瞭解本問題的著作，即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一書。在這部著作裏恰巧講到，凡是存在有土地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有資本統治的國家，不管怎樣民主，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總是替資本家控制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一副機器。至於普選權，立憲會議和國會，都不過是一種形式，不過是一種支票，絲毫也不能改變事情底實質。

國家底統治形式是可有各種不同的。資本在有此一形式的地方表現其勢力的方式是如此，在有彼一形式的地方表現其勢力的方式是如彼，但實際上政權總是操在資產掌握底：不管是資格限制或別種限制，不管是民主共和制度，橫直都是一樣，並且這種共和制度愈民主，則資本主義底這種統治也愈加橫蠻，愈加公然無恥。美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國之一，同時也沒有那一個國家內的資本權力，少數巨萬富翁對於全社會的統治權力，如在美國表現得這樣橫蠻，這樣賄賂公行（凡是在一九〇五年以後到過那裏的人，都知道這點）。資本既然存在，也就統治着全社會，所以無論什麼民主共和制度，無論什麼選舉制度，都是

不會改變事情實質的。

民主共和國和普選制，同農奴制比較起來，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因為它們使無產階級有可能達到它現在所有的這種統一和團結，組成爲現在同資本進行有系統鬥爭的整齊而有紀律的隊伍。農奴連稍微近似這點的东西也沒有，奴隸更不必說了。我們知道，奴隸舉行過起義，進行過暴動，開始過國內戰爭，但他們始終沒能造成一個自覺的大多數，沒能造成一種領導鬥爭的黨，沒能清楚瞭解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他們甚至在歷史上最革命的時機，也始終是個任憑統治階級播弄的工具。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國會和普選制，——所有這一切，從全世界社會發展方面來看，都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人類是向資本主義進展了，也只有資本主義，由於有城市的文化，才被壓迫無產者階級有可能來認識自己的地位，並造成全世界的工人運動，造成現時在全世界上包括有千百萬工人的政黨，即自覺地領導着羣衆鬥爭的社會主義黨。沒有國會制度，沒有選舉制度，則工人階級就會不能有這樣的發展。正因爲如此，所以這一切都是廣大羣衆所十分重視的。正因爲如此，所以要在這方面實行一個轉變也就彷彿是件很難辦到的事情。不僅那些有意作偽的學者及牧師擁護和辯護着一種資產階級謊語，說什麼自由國家，說國家負有保護全體人民利益的使命，而且有許多誠心誠意重複陳腐偏見，不能瞭解從資本主義舊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人，也擁護和辯護這種謊語。不僅那些直接依賴於資產階級，受資本壓迫或被資本收買的人（替資本服務的有許多各種各樣的學者，藝術家和牧師等等），而且有許多只是受着資產階級自由偏見影響的人，都在全世界各處攻擊布爾什維主義，因爲蘇維埃共和國剛剛成立時就摒棄了這種資產階級的謊語，而公開聲明說：你們把你們的國家稱爲自由的國家，實則當私有財產還存在的時候，你們的國家縱然是個民主共和制度的國家，也無非是供資產階級鎮壓工人的一副機器，並且國家愈自由，這種情形也表現得愈明顯。歐洲的瑞士和美洲的美國就

是如此。資本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統治得這樣公然無恥，這樣殘酷無情，這件事實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像在這兩個國家內表現得這樣鮮明，雖然它們都是民主共和制度的國家，不管它們粉飾得怎樣漂亮，不管人們怎樣說什麼勞動民主和全體公民一律平等。其實在瑞士和美國都是資本統治一切，工人每次企圖爭得本身地位稍微嚴重的改善時，都要立刻碰到國內戰爭的對付。在這兩個國家內，兵士，即常備軍隊人數較少，——在瑞士實行着民警制，每一個瑞士人都有槍枝放在自己家裏；美國直到最近時期還沒有常備軍，——因此，當罷工發生時，資產階級就武裝起來，備用兵士去鎮壓罷工，並且無論什麼地方鎮壓工人運動，都不如瑞士和美國實行得這樣兇惡殘忍；資心底勢力無論在那一個國家的國會裏，都不如在這兩個國家的國會裏表現得這樣厲害。資心底勢力高於一切，交易所高於一切，至於國會和選舉，不過是傀儡和玩具罷了……但是越往下去，工人也就認識得越加清楚，蘇維埃政權底思想也就佈得愈加廣闊，尤其是在我們剛才經歷了的這次流血混戰以後。工人階級日益明白認識到，它必須同資本家作無情鬥爭。

不管共和制度用什麼形式粉飾起來，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但如果它是資產階級的，如果它那裏保存有土地和工廠私有制，而私有資本把全社會部控制在僱傭奴隸的地位，換句話說，如果它那裏不實現我們黨綱和蘇維埃憲法所宣佈的東西，那麼這個國家就是供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的一副機器。我們要把這副機器拿到應該推翻資本權力的那個階級手裏來。我們要排斥所有一切說什麼國家是普遍平等的陳腐偏見，因為這是一種騙局：當剝削制還存在的時候，是不會有什麼平等的。地主不會與工人平等，飢寒交迫者不會與飽食暖衣者平等。無產階級把稱爲國家而受到迷信崇拜的這副機器擱棄，把硬說國家是全民政權而受到信任的這種陳腐話揭破，因為這是資產階級的謊語。我們已經從資本家那裏把這副機器奪來了，奪歸我們自己了。我們要用這副機器或這根棍棒去消滅一切剝削。只有到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什麼實

行剝削的可能，再也不會有什麼土地佔有人和工廠佔有人，再也不會有一部分人飽食有餘而另一部分人忍飢受餓的時候，——只有到再不會有發生這種情形的任何可能的時候，我們才會把這副機器破毀掉。那時就不會有什麼國家，不會有什麼剝削了。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底觀點。我希望我們以後的講演中又會回頭講到這個問題，並且不祇一次地講到這個問題。

關於時局的聲明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

毛澤東

四四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之下，違背人民意志，撕毀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發動全國規模的反革命的國內戰爭以來，業已兩年半了。在這兩年半的戰爭中，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違背民意，召集了偽國民大會，頒佈了偽憲法，選舉了偽總統，頒佈了所謂「動員戡亂」的偽令，出賣了大批的國家權利給美國政府，從美國政府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外債，勾引了美國政府的海軍和空軍佔據中國的領土、領海、領空，和美國政府訂立了大批的賣國條約，接受美國軍事顧問團參加中國的內戰，從美國政府獲得了大批的飛機、坦克、重砲、輕砲、機關槍、步槍、砲彈、子彈及其他軍用物資以爲屠殺中國人民的武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上述各項反動的賣國的內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礎上，指揮它的數百萬軍隊，向着中國人民解放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了殘酷的進攻。所有華東、中原、華北、西北、東北各人民解放區無一不受到國民黨軍隊的蹂躪。解放區的中心城市延安、張家口、淮陰、荷澤、大名、臨沂、烟台、承德、四平、長春、吉林、安東等地，均曾被匪軍佔領。匪軍所至，殺戮人民，姦淫婦女，焚毀村莊，掠奪財物，無所不用其極。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治區域，則壓迫工農兵學商各界廣大人民羣衆出糧，出稅，出力，敲骨吸髓，以供其所謂「戡亂剿匪」之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權利；壓迫一切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使其喪失合法地位；壓迫青年學生們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及扶植日本侵略勢，等項正義的運動；濫發偽法幣及偽金圓券破壞人民的經濟生活，使廣大人民陷於破產的地位；用各種搜括的方法，使國家最大的財富集中於蔣宋孔陳四

大家族爲首的官僚資本系統。總之，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在其反動的賣國的內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礎之上所舉行的國內戰爭，業已陷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決不能逃脫自己應負的全部責任。和國民黨相反，中國共產黨自從日本投降以後，即盡一切努力向國民黨政府要求防止及停止國內戰爭，實行國內和平。中國共產黨根據此種方針，堅持地奮鬥，在全國人民的贊助之下，首先獲得了一九四五年十月國共兩黨會談紀要的簽訂，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又簽訂了國共兩黨的停戰協定，並與各民主黨派協作，在政治協商會議上迫使國民黨簽訂了共同的決議。自此以後，中國共產黨即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一道爲維護這些協定和決議而奮鬥。但是可惜，所有這些維護國內和平及人民民主權利的行爲，均不被國民黨反動政府所尊重；相反地，是被認爲軟弱和不值一顧的。國民黨反動政府認爲人民可欺，認爲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可以隨意撕毀，認爲人民解放軍不值一擊，認爲他們的數百萬軍隊可以橫行全國，認爲美國政府對於他們的援助是力大無窮的。以此種種，國民黨反動政府就敢於違背全國人民的意志，發動了反革命戰爭。在此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堅決地起來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政策，爲着保護國家的獨立和人民的民主權利而奮鬥。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抵抗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四百三十萬軍隊的進攻，然後又使自己轉入了反攻，從而收復了解放區的一切失地，並解放了石家莊，洛陽，濟南，鄭州，開封，瀋陽，徐州，唐山諸大城市。中國人民解放軍克服了無比的困難，壯大了自己，以美國政府送給國民黨政府的大批武器裝備了自己。在兩年半的過程中，殲滅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主要軍事力量及一切精銳師團。現在，人民解放軍無論在數量上士氣上和裝備上均優於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至此，中國人民才開始吐了一口氣。現在，情況已非常明顯，只要人民解放軍向着殘餘的國民黨軍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擊，全部國民黨反動統治機構即將土崩瓦解，歸於消滅。現在

，國民黨反動政府發動內戰的政策，業已自食其果：衆叛親離，已至不能維持的境地。在此種形勢下，爲着保持國民黨政府的殘餘力量，取得喘息時間，然後捲土重來，撲滅革命力量之目的，中國第一名戰爭罪犯國民黨匪幫首領南京政府大總統蔣介石，於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願意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的建議。中國共產黨認爲這個建議是虛偽的。這是因爲蔣介石在他的建議中提出了保存偽憲法、偽法統及反動軍隊等項爲全國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條件，以爲和平談判的基礎。這是繼續戰爭的條件，不是和平的條件。旬日以來，全國人民業已顯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渴望早日獲得和平，但是不贊成戰爭罪犯們的所謂和平，不贊成他們的反動條件。在此種民意基礎之上，中國共產黨聲明：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力量 and 充足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但是爲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與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與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中國共產黨認爲，上述各項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中的人們，願意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虛偽的反動的和平，那麼，他們就應當放棄其反動的條件，承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個條件，以爲雙方從事和平談判的基礎。否則，就證明他們的所謂和平，不過是一個騙局。我們希望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大家起來爭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對虛偽的反動的和平。南京國民黨政府系統中的愛國人士，亦應當贊助這樣的和平建議。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同志

注意：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接受並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們絲毫也不應當鬆懈你們的戰鬥努力。對於任何敢於反抗的反動派，必須堅決澈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之。

反對自由主義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因為它是達到黨與革命團體的團結使之利於作戰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與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

但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結果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與革命團體的某些組織及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

自由主義有各種表現：

因為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發生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與親熱，或輕描淡寫的說一頓，不作澈底解決，保存一團和氣，結果有害於團體，也有害於個人，這是第一種。

不負責任的背後批評，不積極向組織建議，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開會不說，會後亂說。心目中沒有集體生活的原則，祇有自由放任主義，這是第二種。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這是第三種。

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藉口幹部政策，不願組織紀律，這是第四種。

不是為了集體，為了進步，為了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鬥爭爭論，而是個人攻擊，鬧意氣，洩私憤，圖報復。這是第五種。

聽了不正確的議論，也不爭辯，甚至聽了反革命分子的話，也不報告，泰然處之，行若無事。這是第

六種。

見羣衆不宜傳，不鼓動，不演說，不調查，不詢問，不關心其痛癢，漠然置之。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把一個共產黨員混同於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這是第七種。

見損害羣衆利益的行爲不憤恨，不勸告，不制止，不解釋，聽之任之。這是第八種。

辦事不認真，無一定計劃，無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是第九種。自以爲革命有功，擺老資格，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做，工作隨便，學習鬆懈。這是等十種。

自己錯了，也已經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對自己採取自由主義。這是第十一種。

還可以舉出一些，主要的有這十一種。

所有這些都是自由主義的表現。

集體組織中的自由主義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種腐蝕劑，使團體渙散，關係鬆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與紀律，政策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與黨所領導的羣衆發生隔離，是一種最壞的惡劣傾向。

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者以抽象的教條看待馬克思主義原則，他們贊成馬克思主義，但不準備實行之，或不準備完全實行之，不準備拿馬克思主義代替自己的自由主義。這些人，馬克思主義是有的，自由主義也是有的，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行的是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自己是自由主義，二樣貨色齊備，各有各的用途，這是一部分人的方法論。

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衝突的。它是消極的東西，客觀上起着援助敵人的作用，因為敵人是歡迎我們內部保有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性質如此，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他的地位。

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積極精神，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犧牲個人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與羣衆的聯系，關心黨與羣衆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一個共產黨員。

一切忠誠坦白積極正直的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反對一部分人的自由主義傾向，把他們改變到正確的方面。這是思想戰線的任務之一。

改造我們的學習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與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是就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互相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於馬列主義的認識與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與組織者。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抗戰以來，我黨根據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戰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昨天的與前天的中國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二

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在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國際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對於國內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

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就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收集材料與着重研究的系統的周密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列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認真的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願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却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其次來說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與少數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一般是不會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的（昨天的）與古代的（前天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列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只會記誦馬、恩、列、斯的成語，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其次說到學習國際革命經驗，說到學習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似乎是爲了馬、恩、列、斯，而去學馬、恩、列、斯，並不是爲了中國革命的實踐。所以學的雖多，消化不了；引證馬、恩、列、斯的成語是很會的，運用馬、恩、列、斯的立場與方法，具體的研究中國現狀與中國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與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則是不會的。這種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幹部及青年學生，害處很大。

上面我說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列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許多同志。

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他們對於國內外省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

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裏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着嗎？

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特別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及外國故事（限於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抽象地搬來的。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搬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作用，忘記了自己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了共產黨。

我們學的是馬、恩、列、斯，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恩、列、斯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恩、列、斯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恩、列、斯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则：理論與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馬、恩、列、斯的這條原則，於是他們自己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與實際分離。在學校教育中，在在職幹部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軍事特點，諸如此項，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子弟。在延安學了，到酈縣就不肯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他們從先生那裏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

當然，上面我所說的是極壞的典型，不是說普遍如此。但是確實存在這種典型，而且是相當的多，害

人相當的大，不可等閑視之的。

三

爲了反覆說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於中國昨天明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恩、列、斯的理論，不問它與中國革命有什麼關係；不是爲着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恩、列、斯那裏找立場找方法，而是爲理論而理論，爲馬、列而馬、列。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說：從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爲我們行動的基礎。爲此目的，就要詳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及綜合的研究。我們許多人却相反，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與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現成的書本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或作演講，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衆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爲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已，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是共產黨的大敵，是無產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之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真理才會抬頭，革命才會勝利，黨性才會鞏固。

。沒有科學態度或沒有完全的科學態度，即是說，沒有或不完全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态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

有一首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

「牆上蕭蕭，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開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只知背誦教條的人，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對於向馬列主義開玩笑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首對子記下來，或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裏的牆壁上。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跳皮都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罷！

第二種：馬列主義的態度，即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熱情與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而且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今天，還要懂得昨天與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列主義，要使它與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爲着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與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列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找這根「矢」，不是爲了別的，是專門爲了要射中國革命與東方革命這個「的」的，否則這「矢」就不過是一個徒供玩好的古董，一點什麼用處也沒有。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

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爲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熱情，不憑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佔有材料』，從這些事實中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排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譁衆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就是理論與實際統一的馬列主義作風，就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頭重腳輕根底淺』，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據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

(一) 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歷史唯物論的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與必要的結論。爲此目的，就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着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研究上去，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員及其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誇誇其談的亂說一頓與一三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於宣傳工作，如果不了解敵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了解，然後才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政策，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二) 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消除無組織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然後才可能綜合研究。

(三) 對於在職幹部教育與學校幹部教育，應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爲中心，由此出發去研究馬列主義，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列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列主義，又應以聯共黨史爲中心材料，其他一切爲輔助材料。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上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知和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工作的了。

我們走過許多錯路，但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與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這一學習問題上的改造，相信一定會有好結果的。

